

聆听岁月的脚步

王海波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这本不厚的书，我却写了二十多年
在一堆发了黄的纸页中寻寻觅觅时
总能感到这些年来似乎有一双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我
在这本书里，你能够找到他们的名字，黄炎培、张澜、罗隆基、费孝通……

对于那些关注、鼓励过我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一个回报
对于那些听过我的课，喜欢我的文章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一个收藏
对于那些尚未阅读过我撰写的东西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一个启示

——王海波

聆听岁月的脚步

王海波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聆听岁月的脚步/王海波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ISBN 978-7-5426-5005-4

I. ①聆…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民主同盟—历史

IV. ①D6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7131 号

聆听岁月的脚步

著 者 王海波

责任编辑 钱震华

特约编辑 蓝 漪

装帧设计 鲁继德

责任校对 童蒙志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http://www.sjpc1932.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江苏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3.25

书 号 ISBN 978-7-5426-5005-4/K·301

定 价 48.00 元

目 录

那事篇

促成民盟成立的一件事	3
民盟创始第一天	5
民主政团同盟名称出于何时	7
黄炎培辞去民盟主席的原因及时间	9
从民盟名称改变看盟史上的悬案	13
民盟与西南联大	18
青年党是怎样脱离民盟的	29
诞生于 1946 年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34
1946 年的上海李、闻追悼大会	39
民盟与“二·九惨案”	43
黄炎培“煽动”学潮	47
再说“民盟被迫解散事件”	50
1948 年罗隆基的一封信	55
1948 年吴晗上海之行	59

张申府的《呼吁和平》	62
萧乾与《新路》	67
民盟是何时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70
建国初期民盟的一次重要的会议	72
与谢泳先生商榷	75
谢泳又错了	78
如此“别具只眼”	80
闻一多“韬光养晦”？	84
黄炎培在 1957	87
让王造时心痛的那封信	90
柳亚子与民盟	93
胡乔木与民盟	96
民盟领袖与辛亥革命	101
感今怀昔话前辈	
——写在上海律师公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104
说说“窑洞对”和党派的关系	110
吃面识盟味	112

那人篇

给谈家桢先生写稿	117
潘序伦两次入盟	119
和陈仁炳先生聊天	122
我所知道的苏步老	125
春风抚面忆陆公	128

初夏时节忆超老	132
抹不去的记忆	135
月明时分思故人	137
“黄花心事有谁知”	
——忆黄大能先生	140
重温往事忆陶公	143
笔墨难绘苍凉味	
——忆叶笃义先生	146
那个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人走了	
——追忆罗涵先先生	150
雪中忆望老	153
不能忘记这个人	
——写在沈志远先生诞辰百年之际	156
戴罗宋帽的办报圣手	160
我和“最可爱官员”的交往	163
文洁若印象	166
黄裳和民盟的缘分	168
难忘嵇先生	170
世博开展忆老徐	173

那屋篇

菊香内史第	177
南海沧桑	179
愚园往事	181

4 聆听岁月的脚步

红棉酒香今犹在	184
史宅忆旧	187
集益里 8 号	189
风雨同舟周公馆	192
荣宅岁月	195
虹桥风云	197
刘庄夜谭	200
后 记	203

那事篇

促成民盟成立的一件事

1940年的一天，时为参政员的张申府和各党派参政员一起去见蒋介石。那天，申府先生兴致不错，第一个发言，才谈了几句，老蒋沉着脸怒斥道：“你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说是曾任山西财政厅长的某某在防空洞里亲耳所闻。张申府急忙分辩，说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没有说过反政府的话。蒋下不了台，幸亏陈布雷出来打了圆场。

从蒋府出来，左舜生说：“你老兄是代人受过。”他告诉张申府，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的是章伯钧。见老蒋的那天章伯钧不在场，事后章还专门去张申府家表示安慰。

张申府是个性情中人，一怒之下，提出要离开重庆，到敌占区去打游击。他那时是政治部的设计委员，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听说他要走，亲自登门，一再慰留。

这年年底，报纸上登出国民参政会新一届参政员名单，人们发现没有张申府和章伯钧的名字。当天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便在张君勱家同声致慨：蒋介石真是没出息到家了！本来这个国民参政会就形同虚设，可罗设若干中间派人士为国民党政府装点门面。

现在倒好，把原本就不多的中间人士又减少了，反将扩充的名额一股脑儿都给了国民党的那帮庸人，让他们硬挤进来吃闲饭，这算什么？说着说着，黄炎培倏地站起来，一改往日的平和，语调激动地说：我们这些中间方面的人士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和主张，不应当自己瞧不起自己，而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在相互勉励的气氛中，张君勱说话了：“咱们一年前成立了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但组织松散，各自一摊，如此这般，怎么成得了气候？如今我们得更进一步把国共两党之外的各党各派都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的政党。”

这个新的政党，就是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

民盟创始第一天

1940年12月24日，山城重庆阴沉寒冷，在距上清寺特园不远的重庆新村4号张君勱的住处，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在此不期而遇。说起当天报纸刊登的第二届国民参政员名单，四人长吁短叹、同声至慨，这蒋介石也太没出息了，本来参政员中的国民党人士就占了多数，还嫌不够，又把章伯钧、张申府、杜重远等中间派人士排斥在外，如此蔑视社会各界的舆论，瞧不起非国民党人士，真是无话可说！沉吟片刻，黄炎培说道：“我以为我们必须要有第三者的明确立场和主张，如今我们虽然有了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但组织松散，各自一摊，所以没有力量。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团结起来，那我们就有力量了。”一席话，说得张君勱、梁漱溟、左舜生一再点头、连声称好，于是他们又商量由梁漱溟去联络章伯钧，把他拉进这个组织。谈到沈钧儒时，四人的看法是，他可以参加，但需缓一步，要等这个组织成立以后再加入。在当时重庆政界人士来看，救国会还是左派团体，有人甚至说它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事实上，一年之前，梁漱溟带着《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去见蒋介石时，蒋就认为让

救国会加入统一建国同志会不妥，说“他（沈钧儒）恐怕同你们不一致吧”？黄炎培、张君勱、梁漱溟、左舜生认为，一旦蒋介石知道这个新成立的政党中有救国会，这个组织公开就更困难了。

那一日，黄炎培、张君勱、梁漱溟和左舜生“四人自晨至暮，议论整日，多所决定”。

1947年11月25日，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的第9天，黄炎培在《国讯》上发表“我与民盟”，记述了民盟的创始经过：“九千九百多里的长江，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下，中外注目的中国民主同盟它的巴颜喀拉山在哪里呢？把我个人的日记摘录一段如下：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二，重庆。

访张君勱新村四号，梁漱溟、左舜生来。本月报端发表新参政员名单，余仍被选，因共君勱、漱溟、舜生商新组织问题，余以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下午三时再至君勱家，共商组织问题，至夜餐后散。

这所谓新组织，就是后来的民盟，这就是民盟创始的第一天。”

民主政团同盟名称出于何时

民盟成立之初，它的全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个名称出于何时，在现已出版的有关书籍中你是找不到准确的答案的，那本1991年出版的《中国民主同盟简史》（1941—1949）算是权威，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面临着重开内战的危机。各党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对中共所持立场深表同情。1941年2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党派领导人聚谈。各党派‘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皖南事变更加促进了各党派的联合，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读了这段话，你会以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个名称的出现应该是在1941年2月10日以后。

果真如此？其实不然。

黄炎培先生是民盟第一任主席，在他的日记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早出现的日期是1941年2月25日，这与《中国民主同盟简史》的说法是相吻合的。问题是在另一位民盟发起人梁漱溟先生

的文章中,你看到的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梁先生乘舟离港,于1942年2月抵达桂林。同年5月,他借地避暑于桂林之北的兴安中学,闲暇之中,手摇蒲扇,写下了一篇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的文章。文章的第二节“同盟之发起”有这样的一段记述:“同盟之发起,是(民国)廿九年十二月廿四日。是晨重庆报纸揭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人选名单,既于名额一再扩充,而上届在选之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摒除不少,殊失人望。余与黄任之(黄炎培)左舜生两公不期而相会于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劭家。彼此感慨同深,遂发同盟之议。四人自晨至暮,讨论整日,多所决定。次日(25日)黄公又约来冷御秋、江问渔二公同谈。余出先一日谈话记录,供众阅,众认为无误,并决定命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诸位看清楚了,照梁先生的说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定名应该是1940年12月25日。可奇怪的是在黄先生当天的日记中却找不到“黄公又约来冷御秋、江问渔二公同谈”的内容,倒是12月27日的日记中有“偕御秋、问渔到君劭家,共君劭、漱溟商前题”的记载。

梁漱溟写《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是在1942年5月4日,距民盟创立已有一年零六个月了,而黄炎培记的是当天的日记。由此看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个名称最早出现的日期应该是1940年12月27日。

黄炎培辞去民盟主席的原因及时间

黄炎培担任民盟主席的时间很短，对他为何辞去这一职务，现已出版的有关民盟的书籍大多不提。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编的《中国民主同盟简史》只是说因出国辞去主席职务，尚丁先生写的《黄炎培》一书对此的说法是“在前进的历程中，曾经一度有所迟疑”。唯有赵锡骅的那本《民盟史话》写得清清楚楚：黄炎培担心若以民盟主席的名义署名发表民盟成立的宣言和纲领，以后他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将遇到国民党强加的许多阻碍，遂于出国前提出辞职。

赵先生的说法固然不错，只是黄炎培的“担心”要比以民盟主席的名义署名发表宣言和纲领来得早，黄炎培是1941年3月12日，与张澜、张君勱、梁漱溟、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江问渔、冷御秋共商民盟大事时，被推为主席的。次日，他们继续讨论，通过民盟纲领12条。据梁漱溟回忆，这十二条是在黄炎培的主持下通过的，“其间文句修改，皆主席（黄炎培）亲笔于草案上涂乙批写”。

这里有个插曲：六十年代罗隆基写过一篇《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其中有“民盟是1941年3月中旬由十七

个人在重庆特园一个秘密会上正式签名成立”的字句。奇怪的是在现存的资料中找不到有关这个会议的任何记载,对盟史颇有研究的钟奇先生曾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不能发现新的更确凿的证据,这个悬案也许将成为盟史上的千古之谜。”其实,梁漱溟 1942 年 5 月写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约期某日(似为 3 月 17 日)同人全体齐集,在缮正之纲领(民盟十二条纲领)后各亲笔签名,以示决定,乃临时黄公(黄炎培)忽通知君劭改期,并函余主张改约少数人细谈。”梁说这次会议原定是要亲笔签名的,时间又是十七日,天长日久,也许罗隆基误将十七日记成十七人了。

黄炎培是民盟纲领通过后的第二天去拜访张君勱的,他通知张君勱原定 3 月 17 日的会议改期也是这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十二条纲领有了新的看法。这看法在 3 月 18 日聚会上通过江问渔之口反映出来,江说:“如果结束党制、反对国库负担国民党党费,反对特务机关等条文公开发表,不啻于当局决裂,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一面,许多事业必发生障碍,我们不能使学生失学,工人失业。”梁漱溟反驳说:“即如此,何不早言?几经讨论修改,未闻异议,乃至亲自(指黄炎培)写订宣读,考虑应周,都无一言。今乃欲推翻成案,岂事理所许?”李璜接着说:“江先生所言盖指吾人所背负之包袱,包袱人人皆有,非独职教社为然,欲顾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运动;欲作政治运动,即不能顾全包袱。”黄炎培表示,并非他对民盟纲领忽生异议,只是担心马上发表时机不当。最后达成谅解,不到适当时机,民盟纲领不公开发表。

黄炎培的担心不无道理。民盟成立不过两天,蒋介石便在宴席上责问张群:“他们在特园集会好几次,还制定了十二条纲领,你